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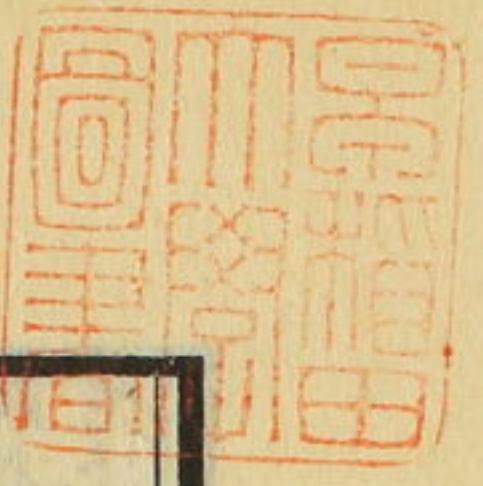
四書大全

論語集註十三

2801
48-27



門仁12
號 2801
卷 48-27



困勉錄曰先勞無時不然無處不然先之於隱先之於顯勞於處常勞於御變要知先勞不專為民而設實自家該盡的道理若云我先而民不敢後我勞而民不敢逸尚落一層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三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十八章多言政十九章以後多言學末二章多言政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去聲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

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朱子曰先是率他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

其長必先之以弟勞是為他勤勞如循行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

農桑之類雙峯饒氏曰集註以先之為先其行勞

之為勞其事是又分政之本末而言行者政之本孝

弟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目農畝師役之類是也

行與事雖是分說其實是政裏面事附語錄問先之

勞之勞字既有兩音有兩說否曰勞之以身勤之以

論語大全

卷之十三 子路

一

道喜齋



說純曰無倦意已包在先勞內。因子路請益故又抽出言之。要之上下只是一意曰先必無一息之可後曰勞必無一息之可逸無倦云者非以益先勞也乃明所以為先勞也。○樂天齋翼註曰首節言政本於身下節言政要諸久先勞要根心說到身上。

事亦須是自家喫些辛苦方能令得他詩所謂星言夙駕說於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自耐勞苦方能說得人。○問勞之恐是以言語勸勉他日如此說不盡得為政之理。若以言語勸勉他日不甚要緊亦是淺近事。聖人自不用說亦不見得無倦底意。勞是勤於事勤於事時便有倦底意所以教它勞。東坡下行字與事字最好或問愛之能勿勞乎有兩箇勞字曰這箇勞是使它勞。○蒙引先之勞之教養俱舉矣。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母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扶又反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朱子曰勞苦亦人之

難事故以無倦勉之。○南軒張氏曰先之勞之固足以盡為政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之敦篤乎是二者而已。○覺軒蔡氏曰夫子方答以先之勞之子路遽又請益則其勇躁之意可見故但告以無倦所以救其勇躁之失也。○雙峯饒氏曰大凡事使入為之則易身親為之則憚其難先之勞之皆是不便於己底事所以易倦故夫子以無倦勉之。况子路勇者易得始勤終怠尤不容不告之以此。○雲峯胡氏曰子路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子張少誠心故又加之。以忠。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朱子曰先有司而後紀綱立而責有所歸。○凡

困勉錄曰聖人之言皆因人而發。然有因其不足而戒之者有因其已能而勉之者如答子路子張子夏之問政因其不足而戒之也。仲弓寬弘厚重而告之先有司云此

因其所能而勉之也。然仲弓焉知一問，却又走入狹小路去了。故又告以舉爾所知云。此又因其不足而戒之也。又曰：按先有司三句，敬簡者亦未必能行得恰好，不必謂是因仲弓所能而勉之。○份按：困勉錄此二說皆有理，故並存之。
說約曰：據大全，赦小過亦承有司之過說，即三句為一串事亦妙。大要專主任人說不然，泛言肆赦亦非倫也。後注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恐大槩所當為者只是如此。困勉錄曰：舉賢才，須如陳氏兼己用未用說，蒙引謂自身為宰，難說舉而加之上位，故欲不兼己用說，不知有司中亦自有上下，何必疑乎。

為政隨其大小，各有有司，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新安陳氏曰：黃氏饒氏云：先有司一句是總腦，赦小過舉賢才皆承先有司而言。宰家臣之長其為政之要當以分任有司為先。既先有司矣，赦有司之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舉有司之賢才，故非常之才可以自見。推此心也，豈但為季氏宰而已。范氏以為舉在位之賢才，蘇氏以為舉未用之賢才，須兼言其義方備有司中才德有餘而位不足，稱者固當舉而進之上位，如有司之才德不稱其職，則又當別舉有才德者充之。如此方說得舉賢才規模濶若專說舉有司之賢才則狹矣。

呂晚村曰：舉爾所知不必是訪求幽遠，即我現前耳目所及者，知無不用，用無不盡，其才則以入用人，而人之所知皆我知，故著力都在舉字，舉不是一選取便了，亦不是舉一二人便了，只是現前人辨才器使無不用不盡之敵乃得。
份按：程子以入各親其親，喻人各舉其所知說者，遂謂人其舍諸句是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愚謂舉者拔而用之也，其權當自宰操，入其舍諸者恐只是人各以其所知者告之於宰，而宰從而舉之耳。人字所指甚廣，一介之士苟有所知亦在其中，彼其人豈有用人之權，而謂其能自舉所知耶。然眾說皆主程子之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度反，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

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
新安陳氏曰：各獨親其親二句本出記禮運，程子引以為喻。若曰：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然後不獨舉其所知之賢才。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

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朱子曰：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濶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錮之極則可喪邦矣。○人各

解當更詳之。
份按語類云。問程子謂觀仲弓與聖人便見其用心之大小。以此知樂取諸人以為善。所以為舜之聖。而凡事必欲出乎已者。真成小人之私矣。曰。於此見聖賢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濶云云。愚謂起處數語。論取諸人與出於已用心之大小。最精。却為輯釋刪去。

言言大全卷之三
三
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與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為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雙峯饒氏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自。已聰明為聰明。故有焉。知賢才之問。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故說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如仲弓之言。則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其盡。知自無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蒙引。程子只在公私之間耳。一句只是以用心之大小為公私。○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慶源輔氏曰。范氏蓋經筵勸講之說。所以推廣其理。以感切君心者。至矣。

○蘇氏曰。有司既立。則責有所歸。然當赦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舉也。惟庸人與姦人為無小過。張禹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人出矣。○吳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皆事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子路之責。又不若冉有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乎四子不能如閔子之辭。而閔子又不若顏子之賢。而康子不得而知也。嗟乎。若淵騫者。其孔門之超絕者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

乎衛。○蒙引。為政二字。屬衛君。不屬孔子。若屬孔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為政可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新安陳氏曰。禰乃禮反。禰乃輒之父也。

蒯賁欲入君衛而輒拒之是不父其父父廟曰禍輒繼靈公是禍其祖名實紊問矣故

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去聲衛君而言然

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吳氏曰凡事皆有名不可

然○齊氏曰祖非禍也而禍之父非讐也而讐之無

父之人非君也而君之名之不正孰大於是附蒙引

此名字是名分之名溫公謂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

名是也孔子告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正

名之說也饒氏謂事事皆要正名君臣父子固是正

政事皆失其道相戾詳之○子曰必也正名乎此一

句分明是不與輒非惟見衛君之名不正亦以見孔

子之仕衛不成矣非但答其子將奚先之問亦示以

不肯仕衛之意也當時若仕於輒了如何廢了輒而

請命立公子郢乎既要廢他又如何仕他○不曰不

禍其父而禍其祖乃曰不父其父者何蒯賁猶在故

也父廟曰禍未死何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厚齋馮氏曰禮

大於名夫子正名之論蓋不與輒也時輒已

立十二年矣子路之所謂迂者蓋為輒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

而事不成新安陳氏曰集註於正名名不正凡三以

實字言前云名實紊此云名不當其實又

樂天齋翼註曰言字不泛即指稱名之言說事是一身所行之事與下文政事字字不同○份按自此以下三節一反一正極言正名之關係如此其大以反迂字之意

份按吳氏謂名正言順卽下文禮樂之本是矣然名正言順中皆有禮樂何得以名正屬禮言順屬樂觀朱子所謂禮樂只是一件物事云云則知吳氏分配之說非矣

云無以考其實蓋名當其實則名正名實紊則名不正名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也實字於名最緊切○問言與事似不相干涉朱子曰如一人被火急取水來救始得卻教他取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得事成○輒以兵拒父以父爲賊是多是少不順其何以爲國何以臨民○雙峯饒氏曰夫子謂必也正名是事專指此大凡一事凡不正名便開口有礙說不下去了既說不去如何行得去○吳氏曰名正言順卽下文禮樂之本名正禮也言順樂也附淺說名不正則言出有礙上不協乎天理之正而稱之者爲遁詞下不當乎人心之公而當之者有愧色而言不順矣○蒙引名不正則言不順俱要從君臣父子大綱領處說事不成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存疑出公以父爲讐以祖爲父合下名已不正了言不順事不成都是就不正來父便是父祖便是祖如今說父是我讐祖是我父於理通乎故曰言不順說出來既不順依他這等做把父做箇讐與兵去拒他把祖

呂晚村曰禮樂不與與字只是禮樂之理行天下無一事無禮樂事得其序物得其和卽禮樂興非治定功成而後制作之謂也○說統曰禮樂只據本身說卽教化之本如君臣父子之間各有條理便是禮無所乖戾便是樂○困勉錄曰不必說到刑不當罪而後爲不中卽當其罪亦是不中何則上失其道而民散也○份按存疑謂事不成就正名說又謂不但說事不得

來做箇父承其國禍他豈成箇事體故曰事不成○實是父乃不父之實是祖乃父之此名不當其實也名不當其實則不正矣○言不順則無以考其實者喚父爲讐喚祖爲父言語這等不順依他這等去做把父爲讐把祖爲父而考其實則父原不是讐祖原不是父其實都不是故曰無以考其實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 去 聲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朱子曰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

上面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

成即事成就了。也不成箇事體最當。蓋以父爲讐。以祖爲禍。這事如何做得成。今衛輒既已如此做了。則其事已成。就祖則竟以爲禍矣。父則竟以爲讐矣。然豈成箇事體耶。○禮樂不興。緊根事不成。句亦須主正名說。然却可推廣說去。蓋以父爲讐。以祖爲禍。既不成箇事體。則其事豈能有序而和。自此而推。凡事事物物皆無序不和。而玉帛鐘鼓皆爲虛文。而禮樂不興矣。○摘訓云。禮樂還是制作的禮樂。尚在事得其序物得其和之外。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便無禮樂之本了。故禮樂不興。愚謂其說亦似有理。蓋若即在正名上說。而以無序不和爲本文。禮樂必須推廣

則無序不和。如此刑罰安得不顛倒。○慶源輔氏曰。無一事無禮樂。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事成。而有序則禮樂自興。不然則隳壞乖戾。又烏得有禮樂哉。禮樂不興。則凡施之政事者。無非私意。率皆倒行逆施。無序而不和。所謂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亦必然之理也。○吳氏曰。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戾。禮樂何由而起乎。事失其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名不正推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洞燭事情。深達治體。如此附語錄問。此是禮樂之實。還是禮樂之文。曰實與文元相離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離那形說。影不得。○事不成是麓說。那事做不成。禮樂不興。是和這理也。沒了事。只是說它做出底禮樂。却是那事底理。禮樂只是一件事。安頓得齊齊整整。有次序。便是禮無那乖爭底意思。便

出去說到制作之禮樂。若以制作之禮樂爲本文。禮樂亦須自本說來。緊跟無序不和。其說不同。而其意思不甚相遠。語類所謂禮樂之實。禮樂之文。原相離說不得也。

吳因之曰。必其可言者。斯名之正。其慎於名也。就指名之時說。必其可行者。斯言之正。其慎於言也。就指言之時說。若說使其後可言可行。則於正名意不緊切。○樂天齋翼註曰。故君子節要提起名之二字。又曰。言以稱名。言無所苟。即作稱名無所苟。非歸重

是樂。○存疑事不成。不但說事不得成就。是事成就了。也不成箇事體。猶今云不成物耳。如此則禮樂不興。方說得去。若說事不成就。便不消說禮樂不興。蓋既日無序不和。便是成箇事了。但無序不和耳。○事不成。還是就正名上說。施之政事。又是推出說此當以。夫子告齊景公問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來參看。蓋君君臣臣。父子子。則人道立。政事由是可行。猶名正言順。事成禮樂興。而後刑罰中也。○蒙引大槩只是名不正了。那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一齊都到特節節推出來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新安陳氏曰。名指名之實。實指可行。言謂行事之實也。一事苟謂言之苟。其餘皆苟。謂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也。夫子所

言字也。○說統曰：不苟獨舉言者，蓋言乃名所由達而行所由出也。然正名意即藏在內而已矣。見得一正名便都了。該得禮樂刑政等事。○呂晚村曰：名之可言節，正繳上兩節，名必可言，故無不正不順之患。言必可行，故無不順不成之患。禮樂刑罰之興中，包在事成中，可行即指事成以下諸句，總結於其言不苟，便是正名，不是重言字也。○份按集註始云名實紊，次云名不當其實，又云無以考其實，此則引程子名實相須之說，所謂實者名之實也。衛輒之於靈公，實則祖也。其於蒯賾，實則父也。四實字皆一樣解，蓋以祖為禰，以父為賊，而名不當其實，則名實紊而無

謂名不正以下，是反說名之必可言。照應前面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之必可行。照應前面言不順則事不成。此是正說言無所苟，又反說從名正言順來。蓋於言苟且，即是名不正，言不順，其餘必無往而不苟且矣。○附蒙引名之必可言也，總是名要正言之必可行也。總是言要順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只是言名不可不正也。獨舉言者有其名，必有其言也。○必字著力說。○一事苟，事事虛猶云一件苟也。一事苟則其餘皆苟。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以至民無所措手足矣。然則為政必須正名非迂也。○存疑名實相須，蒙引說得甚繁，看來未是此句。只在名字內朱子用此一句，只是要見得不可苟。意蓋實者名之主名者實之實，有是實方有是名，有是名必有是實。二句相須不可相離也。名實相須，此正見得不可苟。此事若苟，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賾，苦怪，反。○五怪，反。○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

以考其實矣。此可見名實之相須也。此可見名之不可苟也。存疑謂名實相須句，只在正名內，正是此意，最為得解。若以名實相須實字，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言便與前三箇實字不同，恐非程朱本意。○呂晚村曰：聖人道箇正名，言理必當爾，非謂我自妙用，能使其名之必正也。度能正名，則為衛政，不能正，只有我不為政。故子貢曰：夫子不為也。聖人於魯，未能感化定公，季桓子不受女樂，安能必使輒痛哭奔迎其父而致國？又能使蒯賾感化於子而不受？又使羣臣百姓必欲輒為君而表請於天子方伯如陽明之曲說哉。陽明又云：豈有人

出奔 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本宋女，名定，爾婁猪，宋子猪也。喻南子蓋歸吾艾，艾，老也。猥，牡豕也。喻宋朝太子羞之，謂戲許宜反，陽速曰：太子家臣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賾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靈公欲立公子郢，以井反，靈。○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賾之子。輒以拒蒯賾。左傳哀公二年，初，衛侯游於郊，子南僕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夫音，蒯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夫音，蒯賾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

致敬盡禮待我為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如其言。是聖人都只狗私世法。不過於這上面裝點周旋。然則赴弗擾。必當全魯盜。應佛胎。必將護晉賊乎。胡傳立郢之說。亦屬臆揣。未必聖意如何。要之輒之必不可君衛。乃所謂人情天理也。聖人正名之說。正不為衛君之旨。非為衛君而委曲為之正名也。子路設問以觀聖意。夫子直斷其不可耳。因勉錄曰。胡氏立郢之說。朱子以為先與斷約。精矣。蒙引所載語類一段。則是為政於魯之事。非本章正意。若雙峯為衛世卿一段。則又是輒未立。而孔子為政於衛之事。亦非正意。

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去聲。下同。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問胡氏說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用之。衛必以父子大倫明告出公。使自為去就。而後立郢之事可議也。朱子曰。此說得之。但聖人之權亦必有非常情所可測度者。問胡氏這是論孔子為政正名合當如此。設若衛君輒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夫子須先與斷約。如此做方與他。

份按朱子謂衛輒事謂惟有逃而去之一著。其論聖人於衛則謂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蓋逃而去之其名方正。然衛輒必不肯為。則正名之論必不能行。聖人惟有決然不出而為政而已。若謂聖人仕輒。即謂聖人仕輒能感是理也。即謂聖人仕輒能感格他父子亦恐未必然也。○胡氏之說只是論其理當如此。若孔子用於魯及他國。或用於衛輒未立之前。皆可行。此倘既已仕輒。則此說萬萬不可行矣。夫胡氏此說。既不可行於仕輒之後。輒又不能因聖人為政感悟於心。逃而去之。則是既仕於輒。名必不可得而正也。此聖人所以決然不仕於輒也。

做若輒不能然。則夫子決不為之臣矣。○子路為人粗於精微處多未達。合下仕衛便不是了。孔悝即出公之黨。他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悝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非義。宜其以正名為迂也。○雙峯饒氏曰。集註引胡氏說。蓋以其辭嚴義正。可為萬世綱常。作主使亂臣賊子知所警懼。故特著之。若真欲行此。須是孔子為衛世卿。而有權力。當靈公初死。輒未立之時。為之則可。通考朱氏公遷曰。此見聖人救亂之本。衛輒之事。兩見於論語。必也正名。是夫子正言其義。不為衛君。是因論夷齊而知夫子不與之心。大抵衛輒之事。非夫子不能正。夫子之心。非子貢不能知。附語錄問胡氏云。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用之也。如何做得此等事。曰。據事理言之。合當如此做耳。使孔子仕衛。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聽。則去之耳。○問論道理。固是去輒。使國人自拒蒯賁。以事情論之。晉人正主蒯賁。勢足以壓魯。聖人如何請於天子。請於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晉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聖人出來。須自能使晉不。

為蒯賸。賀孫因問。如請討陳常之事也。只是據道理。不論事情。日如這一兩件大事。可惜聖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綱五常既壞。而復興千條萬目。自此而更新。聖人年七八十歲。拳拳之心。終做不成。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朱子曰。役志力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新安陳氏曰。兩言吾不如。雖不顯闢之。已婉拒之矣。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新安陳氏曰。位而言者。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上推廣而對言之。南軒曰。孟子所謂有大人之

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問古之聖賢。若大舜伊尹。皆躬耕畝。畝習農圃事。何聖人深斥樊遲。潛室陳氏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者何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

背者。慶源輔氏曰。在己者皆盡其道。在下者各以其類應之。所謂正己而物正者。非大人之德。其孰能之。○雙峯饒氏曰。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自歸之。而為之耕稼。豈必自耕稼哉。○楊

翼註曰。三好字。照二學字。三上字。對小字。禮義信代稼圃字。禮義信。俱兼本之身心。而達之政事者言。○李九我曰。敬服用情。即民心之禮義信也。此豈儀文度數法制禁令。簿書期會上討得來的。須真好始得。○說統曰。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若只講上下感應話頭。便顧奴失主。又曰。禮自軌度上言。不單指容貌。義自舉動上言。不單指用舍。信自精神上言。不單指號令。又曰。四方之民。即敬服用情之民。舊主遠近分

者非○困勉錄曰上三個民字即兼遠近四方之民亦兼遠近襁負其子而至只作為之耕稼看

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使其疑則必問矣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扶又反下同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不意有在也勉齋黃氏曰貧而為農圃之事亦未為過者樊遲之志豈亦有為許行之說者而慕之歟故夫子以大人之事告之附語錄樊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種說話如有為神農之言許行君民並耕之說之類○蒙引此好禮只就本身說與上好禮則民易使不同彼禮字潤兼好義了○用情猶云以實也謂致其誠於我

也○按禮義信五性舉其三不及仁智者禮義信皆仁者之事智則知斯三者弗去是也○自上好禮至焉用稼都是前云吾不如老農句內之意才說吾不如老農便有許多意了故拒之惟楊氏善看書曰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極妙○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不可說營東邠西越南冀北只是大槩說與天下歸仁同類○焉用稼非惟不屑為自不用為矣孔子是說箇不用為道理故曰焉用○此章是教以學大人之事是未仕時說話若說遲已仕又請稼圃似不近情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去聲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

困勉錄曰註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溫厚似屬心和平似屬

氣風論似屬辭又曰溫厚和平俱兼心氣說為是觀異聞章註曰心氣和平可見

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朱子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閭巷之門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脩德於己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吾之所以自脩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書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胡氏曰詩之作也有邪有正皆原於人情其所言於事物之理莫不具載其情合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盛政治之得其情背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衰政治之失故誦詩而有得則可以達於政矣詩之言溫厚則不至於薄和平則不至於訐長於風論則人易曉故誦詩而有得則能言語○雙峯饒氏曰詩本人情人情有好有惡讀詩而有得則知人情之所好者在甚處所惡者在

說叢曰達與專對非是誦詩時便要思量如此誦詩而有得則左右逢原自無所不可○困勉錄曰按此本雙峰高一層說須兼將以致用說方完

甚處得之於心施之於政則必能順民之所好而違其所惡其政無不善矣是之謂達詩之言辭多宛曲風論而不直致使者所以傳君命措辭最難才委靡則流於弱而取侮於人才剛直則又恐激怒而貽禍於國若能善其辭命婉正得體不辱君命非誦詩而有得於詩人命辭之體者不能也春秋諸國往來多尚辭令故夫子併指此為讀詩之驗問專對曰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達與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有此效驗以訓用為字只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須達於政能專對始是讀詩未讀二南時一似面牆到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是此法○

困勉錄曰不必看壞字。但誦必能明之。而後可謂之誦。必能行之。而後可謂之誦。若不能明不能行。則亦只是不能誦而已。又曰。不達不能專對。俱兼不能明不能行說亦

問詩三百篇人未有不讀者也。而達於政能專對者。何其少耶。勉齋黃氏曰。亦視其所以讀之者何如耳。為人耶。為己耶。誦說耶。踐行耶。鹵莽耶。精切耶。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於心。決洽而通貫。體之於身。切實而專確。則亦奚不能之足患哉。○厚齋馮氏曰。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諸用。讀書不明其理。記誦之末學也。明理而不達諸用。章句之腐儒也。子刪詩在晚年。而平日兩言詩三百。則知子之刪去者無幾。特釐正之以係於風雅頌之末云耳。○雲峯胡氏曰。習溫柔敦厚之教者。必能為慈祥弟之政。必能為溫厚和平之言。要之三百篇。固多易三百八十四爻。書五十八篇。禮三千三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多也。窮經而不能致用。皆多而無益者也。舉詩以例其餘。爾蒙引不達不通於正理也。當行不行。不當行而行。或行之而裁處不當。皆不達也。非謂不曉知而已。就行上說。○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亦於其所載之人情物理上。驗見得。○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則有以得其所以然而

或有能明而不能行。底然深看。則亦是未嘗明得。困勉錄曰。今自不可少。全要靠自家身上做箇標準。又曰。此意思。聖人屢言之。記者不憚煩。亦屢記之。總要見既為入上。則此身是無可寬假的。

其施之政事。從其得且盛者。不從其失且衰者。自有不容己者矣。故宜其達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南軒張氏曰。從違之本。不係於令。係於所以示之何如耳。○雙峯饒氏曰。身正是身教。令不過言教。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蒙引。此訟字只是退有後言意。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

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

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於邾而死。於越。出公奔宋。而亦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

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坐五反略之意合聚也完備

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新安陳氏曰由

合而完由完而美既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

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

曾無盡美之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

之心慶源輔氏曰居室務為全美是為外物公子

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去聲

新安陳氏曰楊氏只於苟字上見有節不盡美之意

不見循序不欲速之意必如上文朱子之說則該備

矣○問公子荆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何也

朱子曰常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墻傾壁倒全不理

會子荆自合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

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化了不足

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問公子荆夫子

止稱其居室之善如何曰此亦姑舉其一事之善而

稱之又安知其他無所長乎○長樂陳氏曰士庶之

家多循理世祿之家多怙侈其勢然也荆為衛之公

子善於居室而未始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

也附蒙引善居室言善為家也○方其始有之時在

他人雖合而猶不以為合必求至於盡合也彼則曰

吾今已苟合矣既而少有也在他人雖完而猶未以

為完必求至於盡完也彼則曰吾今已苟完矣又久

之至於富有也在他人雖美而猶未以為美必求至

於盡美也彼則曰吾今已苟美矣夫由合而完而美

既可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曰苟合

完曰苟完美曰苟美又可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曾

無盡美之心其善居室也何如哉○始有即合也少

呂晚村曰。富之必要從庶講。出教之必要從富講。出庶何以必須富。富何以必須教。庶難富。亦易富。富難教。亦易教。富庶合如何。教富合如何。此中甚有精理。正宜切實洗發。又曰。兩既字加字雖同。而義自不同。上既字是現成實象。故加字宜從自然說入。下既字是商量法制上虛景。故加字要從王道次第說盡。又曰。兩加字最宜斷因庶而議。加以富。富字緊從庶字發論。因

曰苟合矣。合者。初湊聚而未備也。完則備矣。而猶未至於充足。而有文采也。富有則有餘盈溢。而文生矣。故曰美。○但人皆知苟字重。而不知矣字之意。見得荆之知足處。○存疑。三有指家中凡事所需者。不但器用。如錢財宮室田園皆是。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富而議加以教。教字緊從富字發論。如此方是加庶加富之道。方是當日問答意思。若泛論道理。卽不庶亦應使富。卽未富亦不可無教。如始事治不足。繼事治有餘。初謀其身。復謀其心。等語。未爲不是。却不是本章精義也。又曰。庶則不可不富。富則不可不教。意固當闡發。然庶而又富。則其爲庶也。益善。富而又教。則其爲富也。益善。此加字之義也。亦不可有疎漏。又曰。夫子時去先王之世未遠。井田之制猶存。卽學校中尚未嘗有異氏之學也。故夫子只言富之教之而已。至孟子時。便不得如此直捷。欲行井田。必先正經界。欲復學校。必先黜異端。富之教之。必先辨所以富。

雙峯饒氏曰。田是所耕之田。孟子所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是也。里是所居之地。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是也。田出穀粟。里出布帛。有穀粟則不飢。有布帛則不寒。二者富之道。○蒙引。賦兵役也。斂征稅也。又征是取其貨。稅是取其租。兵以戰。役如爲臺。爲沼。鑿池。築城之類。然賦字亦有爲斂字用者。如不賦其廛之類。征亦有以賦言者。如力役之征之類。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雙峯饒氏曰。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各是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原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出如何。可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斂。則過取於民。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地不立學校。則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道之。則人心無自。而開明學校亦徒設。

所以教之具此世變不同也。續困勉錄曰富教之權必操自上富之權不自上操則點者必挾奇贏以謀利強者必恃豪暴以恣取而愈富愈不可言矣教之權不操自上則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相勝負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相倚伏教愈多而俗愈敗矣須看聖人用兩之字。

而已所以兩兩相因皆不可廢。南軒張氏曰庶矣則當富之富矣則當教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為有序也。新安陳氏曰庶而不富則民雖繁其生而不厚其生富而不教則民雖厚其生而無以養其生庶而富則民生厚富而教則民德正此帝王作之君師之事也後世庶而富之者已少况富而教之者乎。通考仁山金氏曰富之實事田耕出粟穀以養其口里居出布帛以養其體薄賦則省其兵役薄斂則不多征稅教之實事立學校明禮義制田則畫井授田一夫百畝以出穀粟制里則有在田在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古者二十五家為閭而有塾五百家為黨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語錄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蒙引立學校兼鄉學國學所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明禮義不止孝弟亦不止五倫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日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日

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皆禮義也禮義二字相連說禮必有義猶云道理蓋才說禮義便不止孝弟五倫矣易曰有上下然後理義有所錯是也五倫舉其大綱言孝弟尤其重者也。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慶源輔氏曰父生師

教君治為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

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

無聞焉。前漢文帝都長安是為西京。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

戚子弟莫不受學。東漢禮儀志明帝永平三年三月

雍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明帝紀三老謂李躬年耆學明五更謂桓榮授帝尚書也。辟雍天子之學名三老五更皆齊於大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使者

四書釋地又續曰明帝臨雍拜老。是永平二年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拜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蓋用三公及次卿止二人據陳用之禮書言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

更非各一人矣。蓋自續漢志以德行年者高者一為老一為更失之。而鄭氏以為此三代之制。誤矣。余謂蔡邕明言三老三人五更五人。意古者三老五更。或如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傳至漢遂以各一人當之云。

安車迎三老五更。安車坐乘之車。以蒲裹輪。令老者坐而安穩也。天子迎於門。屏交禮。報拜也。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音胤。漱也。祝饗在前。祝饗在後。老人食多。饗饌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使不餒也。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唐太宗大名儒增廣生員。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初祀周公為先聖。至此罷。更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盡名天下。惇師考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則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一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空去聲。集京師。文治熾。于貴反。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笥踵堂者。凡八千餘人。紆紉袂曳方履。閭閻狄狄。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教亦至矣。此下總說

三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以三事主庶富教。言不可以父生之來。說制田里。薄稅斂。非所以生之耶。既曰父生師教。君治便是民生。於三之義而非寄。以三事之意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紀綱布也。有成。

治功成也。朱子曰。聖人為政。一年之間。想見已前。強教行民服。聖人做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撤換了。方做自家底。必三年方可有成也。南軒張氏曰。朞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朞月所立之規模也。充之而已矣。東陽許氏曰。

湛甘泉曰。何以朞月而已可也。治法立也。何以三年有成也。治化行也。法可以速立。而化不可以速行也。張南軒曰。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朞月所立之規模也。周季侯曰。舊解說當時疑夫子之學一時不效。故自家說出期效。意還未盡。蓋當時沮溺丈人輩。看得天下滔滔。必無可轉故寧。其身棄置不用。此雖是他高。

尚幽情。却亦是他手段不濟。譬如有危病者。中醫望之。却走有良醫者。獨自坐定。與他下方。約定他幾時能飲。幾時能食。幾時全然無恙。全是其術高也。夫子此言。寔寔見得當世時局。儘可挽回。故斟酌於三月三年之間。定箇程期。非只以此解當年累世之朝也。○四書鏡曰。夫子目睹生民塗炭。激切於中。故不覺歎此。不是故為此語。以歎動當時。使知用已也。言外要見久困之民。易與為治。○困勉錄曰。朱子云。救亂世如調理久病之人。豈有旦夕健旺之理。可者與衰起廢革故鼎新。紀綱次第舉了。若至三年。則治定功成。化行俗美。所謂至於道也。按此與久困易治之

論語大全 卷之十三
三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蒙引可者。僅辭。或曰。紀綱粗布者。非也。紀綱布。方是僅可。不是紀綱僅可。○存疑可也。如農人治田之功。已備有成。如農人之有秋。○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去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葉氏少蘊曰。因衛不王者之功。此書所記先後初無序。亦有一時之言。而併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也。定公以夫子為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粥羔豚。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每用輒效如此。况委國而聽之。至於三年之久哉。○雲峯胡氏曰。夫子言有用我者。一為衛不能用。一為魯不能用。即此亦可見魯衛之政。兄弟矣。○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意不同。然可兼用。又曰。此當與齊一變章合看。○翼註曰。善人以己之善化民之不善。故可以勝殘去殺。即所謂子欲善而民善矣。○說統曰。此章只為當時尚威嚴而喜速效。故以濡徐德化感動人主。若曰王道非督責之術。循良非旦夕之功云耳。善人百年兩意俱重。○困勉錄曰。以此推之。則前章亦用我三月三年俱重。後章則王者必世俱重。合看則見聖人善人王者。雖分深淺。而總之非督責之術。總之非且夕之功也。

也。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問善人之為邦如何。只是能使人不為不善。善人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之人也。○問集註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乃聖人之事。善人未易至此。朱子曰。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不怨。利之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聖人事。善人定是未便得如此。然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亦能使人與於善。不陷刑辟。如文景幾致刑措。豈不勝殘去殺。○雙峯饒氏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

論語大全 卷之十三 子路

也。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問善人之為邦如何。只是能使人不為不善。善人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之人也。○問集註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乃聖人之事。善人未易至此。朱子曰。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不怨。利之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聖人事。善人定是未便得如此。然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亦能使人與於善。不陷刑辟。如文景幾致刑措。豈不勝殘去殺。○雙峯饒氏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

困勉錄曰蒙引雖云仁不兼教義然所以至此者亦必有賴於養故麟士取班固之說又曰朱子名南註有薰蒸透徹融液周徧八字最可想見此章仁字光景淪肌浹膚是謂透徹東漸西被是謂周徧然曰薰蒸曰融液則非驟能如此若論其實際則漸仁摩

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微寓不足之意似有未能必其殘果盡勝殺果盡去之意蓋亦所謂幾致刑措者也善人力量其極功只到得此地位以上更去不得○尹

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

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新安陳氏曰上二句說下章聖人即王者不待百年即一世化不止此即仁澤浹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說文三十年為一世

從世而仁謂教化浹即業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

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朱子曰自己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

義節禮和樂是也

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足以當之○雙峯饒氏曰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與其他仁字不同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使其化薰蒸透徹融液周徧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一身之閒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謂之仁且如堯舜之世固是黎民於變比屋可封然苗頑猶未即工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處必三苗既格然後東漸西被湖南暨聲教無處不貫徹方是堯舜致治

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將廉民以仁

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

論語卷之十三

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南軒張氏曰：使民皆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及矣。○雲峯胡氏曰：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不至於死者也。仁則如入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天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曰：仁通考。宋氏公遷曰：三年有勇，知方是勇於義者作爲之效。三年而可足，民是多才能者作爲之效。五年七年而爲政於天下，是師文王者作爲之效。皆非善人之可能也。此皆以政成遲速之效言之。○程氏復心曰：三年有成，聖人之效。百年勝殘去殺，善人之效。必世而後仁，則聖效之大成。○蒙引：仁字究竟，是主王者。故曰：教化浹蓋此仁字，是其布之天下者也。○教化浹無兼教養意，故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云云。浹者貫通融液無一處不透徹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

問此章與第六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何異而復出之。朱子曰：晁氏以爲此章專爲臣而發理，或然也。○雙峯饒氏曰：從政與爲政不同，爲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爲大夫而發。○存疑：上章其身正不令而行，通君臣而言。此章從政專自爲臣者言。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

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厚齋馮氏曰：臣見君曰朝，故其

廷謂之朝廷季氏專魯之政其臣晏晚也政國政事

之見季氏亦曰朝僭禮之稱也吳氏曰：政事泛言之則通別言之則大曰以用

家事政小曰事公朝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

說叢曰：國政不當議於私門。恬然不以爲怪，冉有亦恬然不以爲怪，此恬然之意漸不可長。故夫子故意顯白言之。不獨警季氏，冉有亦欲使此義之不晦於天地間耳。是註正名分之意，此便是作春秋心事。○呂晚村曰：冉子差處在有政句，夫子教冉有抑季氏亦只在此處辨正非謂

冉子不應朝退朝必不可晏也况退朝是記者筆不是冉子語何可作罪案乎

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音預下文聞國政是時

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

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與記檀弓下

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

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唐書魏徵傳文德皇后太宗之

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后陵引徵同升

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

下望獻陵太宗母陵昭陵則其所以正名分扶問抑

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吳氏曰以夫子此語推之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

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詢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之語而深譏之可謂微而顯婉而嚴矣夫子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康子使冉有問日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蒙引家臣見大夫亦曰朝大夫凡以臣見君皆曰朝家臣之與大夫自是君臣如厚齋之說欠稽考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音機如式見小雅楚茨篇一言之間未可

以如此而必期其效蒙引此幾字與下文兩不幾乎幾字同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蔡晉江曰定公問一言與邦一言喪邦夫邦之興喪必積漸而後能豈有一言便能興喪故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然能因一言而知所謹則可以興邦因一言而恣所欲則可以喪邦雖於敬肆之間有無限好事無限不好事積累將去乃能興喪而實皆因一言以致之故曰不幾乎一

言而可以興邦乎不幾乎
言而可以喪邦乎然聖人語
意雖含蓄得寬而語氣寔接
得緊蓋欲以實定公一言興
喪之問也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

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

乎為去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不再拈及為臣不易一句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

洛音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
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

而臣曰諂丑檢反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

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

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

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胡氏曰幾舊說或以為近或以為微

近與不幾乎之義同與若是其幾之幾不協微則其文義皆不可讀故不可從也謝氏說邦未必遽興喪則似以幾為近又曰興喪之源分於此非識微者不足以知之則又似以幾訓微終取之者豈以其大旨

有所發明歟。○雙峯饒氏曰：聖人說話，直是平無些子高低。謂一言便能興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興邦喪邦亦不可，又如唯其言而莫予違，固不是。然善而莫之違，猶自可故。又分兩股說，一輕一重之間，斟酌劑量，不令分毫有偏。○吳氏曰：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兢兢業業以媚己之人為可畏，三子之徒庶其小俊而魯其或興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欲之，而桓子又助成之，是亦言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以用夫子而不克終也。○存疑：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李世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此是一言喪邦。又如王安石言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亦是。○蒙引：此章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又略有少異。一言興邦者，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也；一言喪邦者，自言如此，總是。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便是了。又何暇問是誰所言耶。

○葉公問政

四書釋地續曰：葉楚縣名，故城距今南陽府葉縣治二十

里中有沈諸梁祠，有方城山。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即此。越王無疆曰：夏路以左，劉氏注：楚適諸夏，路出方城，入向北行，以西為左，故云夏路。以左，括地志：楚嘗爭霸中國，連山累石於此，以為固，號曰方城。一謂之長城，蓋春秋時楚第一重地也，宜以沈諸梁鎮撫焉。

音義並見第七篇

見形句反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

也。○南軒張氏曰：近者樂其澤，遠者慕其風。然未有澤不及於近，而能使人慕之者也。○勉齋黃氏曰：此非有意於求其說，且來也。有意於求其說，且來，則必有不說不來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如此，乃所謂政。○或謂此章言其效，而不言其所以致之，何也。吳氏曰：葉公楚名臣，或不待贅言，使其再問，夫子必更有說。夫子入楚，接輿輩交議之，葉公雖能問，而不能相與反復也。豈不惜夫。○新安陳氏曰：近說遠來，皆政之驗。非媚於民而求其說也。失人心之事不行，而所行皆不拂民心之事。近者自說矣，遠者聞其風，即聞近者說之風也。○附語錄：問近者悅，遠者來，夫子答葉公之問政者，專言其效，與答季康子、子夏等不

四書釋地曰黃儀子鴻自京師回告余論語地名有必不可考者莒父也中牟也余謂中牟誠不可考當如司馬貞

同如何曰此須有施為之次第葉公老成必能曉解也○蒙引夫葉公問政夫子不告以施為之方而乃告以為政之效者蓋有是效必有所以致是效者近者之悅非偶悅也必有以致其悅遠者之來非自來也必有以致其來若所施為不合天理不順民心其能有是近悅遠來之效乎○聞其風不必依新安謂聞近者悅之風也兩其字同近者得被其澤遠者不得被其澤只是聞其風而已○兩句平說然先言近說而後言遠來亦見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存疑聞其風不是聞近者說之風乃是為政者之風天下之國各有風土遠者聞風豈能舍其君而來就我此特言其得民心如言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耳吳仲珠謂不可就一邑說者正為此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註史記約略言之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為得莒父鄭康成謂舊說云莒父魯下邑明明見春秋定公十四年秋經文城莒父及霄何得但云舊說杜氏註公懼而城二邑者以叛晉助范氏故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為宰邑去其家密邇要亦約略言之爾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南軒張氏曰欲速則期於成而所為必苟故反不達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勉齋黃氏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雙峯饒氏曰見小與欲速相因纔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利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胸中有遠大規模自然是急不得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慶源輔氏曰居之而易得倦行之而不盡心此過高而未

仁之證也。欲速見小利，此近小而不及之證也。聖人之教人，如良醫之治疾，藥雖不同，效則一也。○新安陳氏曰：過於高者，藥之以誠實，不及而近小者，藥之以寬大，皆以切己者告之也。○胡氏明仲曰：聖人之言，雖救子夏之失，然天下後世皆可為法。兩漢以來，為政者皆未免欲速見小利之病也。○存疑無欲速者，為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無容你速得。欲速則許多事都未盡得時候，又未到如何得成功。譬如十日之程，必照程行一日一程，行得盡時，自然到。今不照程行，一、二日就要到，必敝車贖馬，傷足而反不得到矣。故曰：不達。註曰：急遽無序，此句尚在欲速內。○為政須以遠大自相待，如養民必無一夫不遂，其生教民必無一夫不復其性，方是遠大。若見得民略能自立，不至為餓莩，略斂戢不大為惡，便說治已至了，則其治僅至小康而止耳。安能至於遠大。故曰：大事不成。○蒙引：此兩開說，饒氏合說，雖非正意，然於道理有發。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見小利而不欲速者，亦未有欲速而不見小利者。

呂晚村曰：攘羊親之過小者也。故當隱若名之幽厲，則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堯豈隱丹朱，禹豈隱鯀者哉。又曰：父子相隱，一定不易之至理，非義本當証，而又曲取相隱以全之也。証父正坐，本心喪失，相隱正得本心之安。今若云義本當証，而名教王法有所不可，則相隱乃外飾而証攘為本真，是不直在其中矣。此亦為反經行權之說。所誤。困勉錄曰：情與理必相準。天理內之人情，乃是真人情。人情內之天理，乃是真天理。天理外之人情，非人情也。人情外之天理，非天理也。直躬證父，此人情外之天理也。霍光夫婦相隱，此天理外之人情也。夫子所謂父子相隱，乃為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蒙引：葉公之問，已自許其直矣。故

只曰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而不曰如何。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

○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

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問父子相隱之說朱子曰

邢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為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諸說或本乎情或本乎理各有不同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蓋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汎而不切然徒徇於易見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必順此而皆可以為直邪苟順其情而皆可以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為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碻之父子皆拂其情而反陷於曲矣而可乎○胡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直之常也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權也故曰直在其中非指隱以為直也如學以自脩而祿在其中亦然蓋直躬人之細行父子人之大倫伸一己之細行傷人道之大倫非天理也父子主恩委曲以全其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亦理所當然順理而行不失其為直也葉公徒知一曲之異乎人者為高夫子則合全體大用而觀之也夫一曲之異乎人者為高非不足

尚於正理一有所虧尚何言哉○雙峯饒氏曰父子主恩於理當相隱於情亦當相隱故以是順天理合人情而直在其中若是父子相證則天理人情兩有相乖何取其為直集註順理為直是說理愛親之心勝是說情○問父當為子隱而石碻泣殺子厚如何陳氏曰證父家之私事事主恩故見父而不見他人除亂國之大事事主義故見君而不見其子道理不可執一當在父子則父子重當在君臣則君臣重為子止孝為臣主忠地位各不同也○吳氏曰直天理也父子之親又天理之大者也二者相礙則屈直以伸親非不貴乎直也當是時父子之情勝而直不直固有所不知也陳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徒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仁義塞矣附蒙引夫子非指隱為直也隱其所當隱於天理人情為正故曰直在其中直便不隱而此以隱為直者直之權理之經也○凡言人情有天理內之人情有天理外之人情天理內之人情可為也天

困勉錄曰。居處恭三句。只當依大全以動靜人已分看。但須補云。居處時非不敬。然恭較切。執事時非不恭。然敬較切。與人時非不恭且敬。然忠較切。次處不欲以居處專指

幽獨。虛齋又謂執事與人不分。二時俱可不必。又曰。問敬是主。一如接事時。便一心在事上。王陽明云。如此則飲酒時。便一心在酒上。臨財時。便一心在財上。成甚居敬工夫。蓋一是天理主。只一心在天理上。又曰。朱子云。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二箇心治。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又曰。譚梁生云。鄉黨所記多恭敬忠之事。

言言大全卷之三十三
理外之人情不可為也。蓋天理內之人情亦即天理也。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之類。故今之律親屬得相容隱而不坐罪。孰謂律法有外於道理哉。其與道理背者。非先王之法也。○存疑。石碻之為父而不隱其子。厚李璣之為子而不隱其父。懷光者。弑逆大惡。不可隱其事。尤重於父子之倫也。石碻以父殺子。於理順於心安。李璣以子告父。理似稍欠安。然李璣恐其君不知備而見害於父。不是叛父輔君。其後又能死之。此則得也。若愚意。李璣當死於其父。叛未露之先。以死諍父。不從則繼之以死。或者父意可回。萬一不可回。亦使其君為之備。如此則君親二者兩全無害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也。

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朱子曰。發於外者。比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然主於中者。卻是本。○敬專言如脩己以敬。只偏言是主事。○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勉齋黃氏曰。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行。而人欲不萌矣。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間斷。仁之為道。孰外乎此。○陳氏曰。敬工夫細密。恭氣象濶大。敬意思卑屈。恭意思尊嚴。但恭只是敬之見於外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雙峯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為只可於容貌上著。箇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為事便鹵莽。所以著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視人猶

論語大全卷之三十三 子路

已不可容些欺偽所以著箇忠○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居處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應事上於與人時能盡此而無所欺偽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便無間斷○新安陳氏曰此與答仲弓問仁章當參看彼以敬恕言此以恭敬忠言蓋居處恭靜時敬也執事敬動時敬也忠即恕之體恕即忠之用也一而已矣動靜恭敬表裏忠恕又能持守而無間斷則私意何所容而仁豈外是哉附語錄聖人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纔恭則心不放也如此之類○問雖之夷狄不可棄曰上二句散著下一句方攬得緊○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昏雖醉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陳氏曰徹上徹下謂凡聖皆是此理小則樊遲可用大則堯舜不過○慶源輔氏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數

言自始學至成德皆不過如此近而昏盎於一身遠而治平乎天下亦不外乎此皆是徹上徹下通考吳氏程曰徹上徹下言通乎上下自始學至成德無二致也○程氏復心曰徹上徹下是無精粗本末只是理一

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朱子曰胡氏說三者先後雖無明證看來是如此若未常告以恭敬忠則所謂先難者將何從下手乎至於愛人則又以其發於外者言之○雙峯饒氏曰即此三者便是先難底事至於愛人又是從恭敬忠上發出來○覺軒蔡氏曰諸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稟之資而發也樊遲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發也聖人教人猶化工之妙物各付物於此見之附存疑理無往而不在居處有居處之理執事有執事之理與人有與人之理恭敬忠則心存而理得所以為仁蒙引曰隨在而盡其理恐未是蓋恭敬忠未是理乃所以求理者也○恭敬並言則恭主容敬主事若單言恭則該得敬篤

說統曰此章重行已有恥一
句孝弟信果俱行已有恥中
事斗筭不足算亦是行已處
有虧即有他才能亦不足觀
○困勉錄曰重行已句固是
然首節自應平說下三節方
見重行已意○呂晚村曰三
句雖分志才然使於四方不
辱君命即在行已有恥中出
來有恥固不是一味蹇諤廉
介若講到精微處便是動必
合禮內省不疚也只完得一
箇有恥以此而使於四方豈

論語大全卷之十三
恭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得恭脩己以敬是也
○居處恭持身之敬也程子所謂整齊嚴肅是也執
事敬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是就事上說即道千乘章
敬事之敬也忠該得信為人謀而不忠此忠也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此忠也○註曰敬主事又曰敬
主乎中者事雖外而敬則在心心總乎事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慶源輔氏曰志存於

隱而才見於顯且志易肆而才難彊故常人之志患
在於無所不為而其才則患在無所能為行已有恥
則是其志有所不為也使不辱命則是其才足以
有為也惟其志有所不為然後其才足以有為也子
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

有辱命之羞乎天下固有能
有恥而未必不辱命者須知
其於本原之地必有未盡精
細融徹故也後世惟不知此
義將體用打作兩橛遂有有
體無用有用無體之論夫體
猶火也用即火之光也天下
豈有有火而無光者火光或
有昏暗必其火之本體微昧
故耳又曰註中志才分貼確
不可易時文將志字換作節
字便不可通且如蘇子卿之
厄於清海顏魯公之死於希
烈可得謂之辱君命乎然可
得謂之非節乎且可得謂之
無才乎以是知志字不可換
作節字也
困勉錄曰吳因之云就行上
看出他一箇恥心也不是空
抱箇恥心也與有所不為有

而已新安陳氏曰不獨貴於能言蓋以行已有恥為

本也○朱子曰行已有恥則不辱其身使能盡
職則不辱君命○雙峯饒氏曰有恥士之行不辱命
士之能有其行又有其能全才也故可為士附存疑
行已有恥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事皆恥而不為也
○才足以有為不止於使事此特舉一事而言耳○
蒙引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使於四方不
能專對者能言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有為之才
也不獨於能言以見貴於不
辱君命也新安陳說非是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有孝弟為本立故為其次朱子
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為士之上者僅能
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
能廣其固良之心也○雙峯饒氏曰行已有恥是
事事不苟且孝弟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士行中之

別彼單就潔邊說此取已之不為聖賢有許大作用在按因之此說亦覺穿鑿支離只作有所不為看自妙○續困勉錄曰滄柱云有取主不當為一邊說然當為而不能為亦屬可取意本蒙引愚謂只主不當為一邊為是不必支離蒙引亦無此說又曰或謂行已有恥是一等士品若將有不為講作狷者一流便不見聖賢身分愚謂此說本吳因之亦屬支離下面自有才足有為一層在何必將此句擡高○困勉錄曰不辱不止在應對亦在德望素著上且有招不來塵不去之節又曰使不辱命如孔道輔使契丹斥其侮慢先聖又如解楊之致宋命蹶由之犒楚師陸

論語大注卷之十三
一端而又無其能故以為士之次也附存疑宗族亦可曰稱弟鄉黨亦可曰稱孝此言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克用反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言誕不復扶反可為士矣雲峯胡氏曰須看本末二字蓋士之所不為而才足以有為是本末俱有可觀其次則但其本立又其次則本末皆無足取而猶不失為自守

故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朱子曰硜硜小人亦可為士者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日語矣○厚齋馮氏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謂之大人惟義所在而不拘執所應者廣也言必信行必果夫子謂之小人確於自守而不可轉移所成者狹也附蒙引本末皆無足觀在本文外此只是自守○此小人只以規模器量淺狹言與前小人謂細民小異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筭亦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去聲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

賈之使南越富弼之使契丹顏真卿之宣慰李希烈蘇武之於匈奴洪皓張邵朱弁之於金又曰譚梁生謂說者見由賜一輩問答之言知夫子救其失而不知夫子長其善如使於四方句只作長其善說亦妙
說統曰信果二字無病病在必字上○翼註曰註識淺以所知言量狹以所守言

故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朱子曰硜硜小人亦可為士者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日語矣○厚齋馮氏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謂之大人惟義所在而不拘執所應者廣也言必信行必果夫子謂之小人確於自守而不可轉移所成者狹也附蒙引本末皆無足觀在本文外此只是自守○此小人只以規模器量淺狹言與前小人謂細民小異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去聲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

論語大注卷之十三子路

份按語類云蓋渠見行已有
恥使於四方不是些小事故
又問其次至宗族稱孝鄉黨
稱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問
其次凡此節次云蓋自上
而次自次而又次有此三層
故曰凡此節次輯釋刪去宗
族稱孝三句則凡此節次句
便用不著
副墨曰看必也二字若不是
這般人決然與他不得狂狷
可與緣他是不染世情的人
世人多退托狂者獨進取世
人都無所不為狷者獨有所
不為何等力量這便是中行

論語大注卷之二十三
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
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去聲聞於人者夫子告之
皆篤實自得之事問程子謂子貢欲為皎皎之行是
意思然這章卻是他大段平實了渠見行已有恥使
不辱命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要
向平實處做工夫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
卻問錯了聖人便與他截斷附蒙引上文集註云下
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則此斗筲之人便當
作市井之人言誕行縱者也何足備士之數乎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
有所不為也
行道也南軒張氏曰中行謂中道上行者狂者志極
行道也胡氏曰道猶路也故行亦道也

的派他如牽掛世情的人與
此道無分○徐自溟曰兩人
俱有不可一世意○呂晚村
曰玩必也二字聖人意思已
有許多鄉愿流俗必不可者
在
唐荆川曰謹愿之士與狷者
不為不善亦較相似但狷者
氣魄大矯世獨行更不畏人
非笑謹愿之士拘拘讓讓多
是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已謹
愿者役乎物大不同耳今人
多以謹愿者為狷此學不明
之過也○困勉錄曰看來註
所謂謹厚之士亦不是一等
其最高者便是善人
份按語類云問善人胡為亦
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
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
規蹈矩則有餘貴之以任道

高而行去聲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朱子曰狂
狷者行之過雙峯饒氏曰行不掩非全然行不顧
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這五七分蓋那十分
不過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
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
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狂者之志而激厲
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朱子曰謹
好又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者又各墮於一偏中
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為又精密有狷者之節又
不至過激此極難得之人○狷者雖非中道然有筋
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
而不為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
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

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云云。愚謂起處數語論善人之不及狂狷最為要緊。何故刪去。

說叢管登之曰。或疑夫子以中行不得而思狂狷然不聞狂狷傳聖人之道何也。曰。孔門唯顏子一人為中行之資。閔冉之德行亦近之。其餘皆狂狷也。曾點固以狂稱。而子貢子路子張之屬亦起於狂。

者也。原憲固以狷稱。而曾子子夏之屬亦起於狷者也。特緣夫子裁之以中行不以狂狷成名耳。何以知賜之狂。賜也。達達者必負豪志。豈非狂然。夫子嘗裁其贖人而不受。金亦抱狷者之守。何以知參之狷。參也。魯魯者必謹廉。賜豈非狷然。子貢賞揚其驕人。常以浩浩亦帶狂者之風。然則下中行一等。二子其最高乎。

狷尚。可因其有為之資。裁而歸之中道。○雙峯饒氏曰。或解集註。激厲裁抑。以為激厲狷者。裁抑狂者是。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知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知過處。裁抑之。使之俯而就中。於不及處。激厲之。使之跛而及中。如此。則皆近道矣。○狂狷自是病處。聖人所以取之者。以狂者有進取之志。狷者不為非理之事。雖有病處。亦有好處。尚可教以中道。若徒謹厚者。只是怕事。底人雖不為惡。亦不足與為善。反不若狂狷之可取也。○新安陳氏曰。進取進而為。以取於善也。狂者知之過而行不及。狷者行之過而知不及。得聖人裁抑之。激厲之。使狂者力行以踐之。而其見不荒。狷者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狹。則中道庶乎可得矣。○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狂者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

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以上皆狂者。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又謂狷者。○勉齋黃氏曰。孔子之門。從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夫子猶歎中行之難得。思狂狷者而與之。蓋進道之難如此。狂狷雖不同。而其力量皆足以進於道者也。今持不逮之資。而悠悠以進於學。是皆夫子之所棄也。○語錄。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見面前人都恁地衰。做善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以事事不成。故孔子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人須有些狂狷。方可望。○聖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為若鄉原。則無說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可觀矣。○蒙引。此章言中行狂狷。雖據見在而言。其實都是指資質上做出底。不然。知行不過而中行了。聖人又何用復傳他道。蓋所云皆是資質。如剛毅木訥。

近仁亦如此。照看自見。○此中。行只就資質言。其無狂狷二者之病耳。非謂依乎中庸也。孔子得是人而與之。則至於義精仁熟。從容中道之地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此二句是就他好處說。言其所以有取於狂狷者之意。非謂進取是知之過。有所不為是行之過。○進取即志極高也。有所不為即守有餘也。只言其好處而不好處。自見於言外。○人都把註中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一句忽略看了。不知此句自虛。他不得要仔細看。○狂狷自是病痛字面。似不若謹厚者之無過。然狂者則進取。狷者有所不為。有恁好處。可成就。彼謹厚者。特怕事底人。雖無過。可舉。其實不足以有為。故聖人略之。而獨有取於狂狷。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胡

登反夫音扶

說統曰。此章夫子思有恒之意。困勉錄曰。蒙引謂方言專指巫醫善夫二字。則推開說存

疑曰善夫。謂善夫南人之言。信乎無常之不可作巫醫也。如此則上下是一意。二說俱通。

吳因之曰。由凡事不可為。而推極於羞辱不可免。○困勉錄曰。說統謂上下相承。只是一意。巫醫之不可作。便是可羞處。據新安說。還當作兩截。

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朱子曰。恆字古作恒。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無定守矣。何所用而可。巫醫雖賤役。然必有常。乃可為之。蓋交鬼神而無常。則鬼神不之享。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何敢寄以死生哉。孔子稱其言而善之。則所以警於人者深矣。○蒙引。南人之言似專指為巫醫。孔子稱之曰善夫。則不專指巫醫矣。蓋無所用而可也。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朱子曰。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

雙峯饒氏曰。承字如儀禮。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於爾孝孫之承。言奉而進之也。

翼註曰。恆字要看得深。據易辭。恆字是恆德。即孟子所謂恆心也。一切浮念皆無常。唯真心有常。故名曰恆。○困勉錄曰。蒙引云。無恆。謂無常心也。常心。人所固有之善心也。存疑云。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之謂也。蓋依翼註之說。則蒙引存疑與註總一意矣。余初誤看。

李穀疾曰。君子之和。自君子性情中發出。無論可否相濟。

處不是同。即倡和一律處原不是同也。小人之同。是他意向上觀來。無論轉眼參商處。不是和。即對面觀。熱處原不是和也。晏子論和。偏在呼嘯一邊。便非完義。○說叢曰。若說相濟為和。則小人亦有參商時節。若說雷同為同。則君子亦有倡和時節。唯外貌無一毫不肖。而中情背馳。所以不可不辨。○困勉錄曰。此章論和同。與晏子所論和同異。大全焉。氏是以晏子意來說。不可兼用。若尹氏註。雖非正意。而可相發明。又曰。存疑謂此與泰而不驕相似。與周而不比稍異者。非三章一樣。蓋存疑看周比章差也。份按或問云。呂楊侯氏說。皆祖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扶又加子曰以別必列易文也其義未詳南軒張氏曰不

占謂理之必然不待占決而可知也新安陳氏曰不占如易所謂不占有孚言無常取羞不待占筮而

信然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

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朱子曰

占而已此只是不讀書之意雲峯胡氏曰易為占筮之書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此恆卦九三占辭也凡

其不知不恆之患者由平日不占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此章謂無恆者雖賤役不可為至羞辱不可免

以見入決不可以無恆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南軒張氏

於理同者同其私和於理則不苟同同其私則不能

和勉齋黃氏曰和之與同公私而已公則視人猶

已何不和之有惟理是視何同之有私則喜狎所

以常同樂忌克所以不和厚齋馮氏曰和如和羹

異味而相調為一也同如雷同隨聲而無分別也和

與同近似而公私不同如此周驕泰之類夫子故辨

之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

和慶源輔氏曰義有可否故有不同利有爭奪安得

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

諛黨比之風小人反是此二者外相似而內實相反

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如韓

而猛和而流者非不猛無以見威之妙非不流無以見和之妙也○虛齋謂和字自有節制劑量意不同即在和中看出存疑謂和中有不能相合意則晏子之以可否相濟為和乃是不同之謂其義固即包在和字中也○蒙引謂朱子小註後一說是尹氏意非孔子本旨孔子是說外相似而實不同意愚謂孔子就相似而實相反處說尹氏朱子則是指其所以相反之故蓋必推勘出所以相反之故然後見得二者之相似而實相反也○困勉錄謂和而不流威而不猛矜而不爭是一類是就過不及上論和而不同泰而不驕周而不比是一類是就公私上論兩邊各兼

相反相似說此論極當又謂論過不及則相反意重而相似是餘意論公私則相似意重而相反是餘意愚謂論過不及則重在相反而相似是餘意此亦得之但論公私則相似意固重而相反意亦豈得獨輕乎周比章總註云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君子易事節註云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觀此亦可知相反意之為重而困勉錄所云之得其一而失其一矣
說○徐自溟曰好出於善是順而觀之之法惡出於不善是逆而參之之法然鄉人之善惡又將何以定之此尤在吾心先清好惡之源○呂晚

論語卷之十三
惡之好惡皆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也
黃氏曰不以鄉人皆好皆惡而定其人之賢必取決於善者之好不善者之惡蓋善者循理故所好者如已之循理者也此其所以為賢也○慶源輔氏曰鄉人皆好恐是同流合污之人鄉人皆惡恐是詭世戾俗之人故皆以為未可惟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已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乎已而惡之則無苟容之行矣方可必其人之賢也○西山真氏曰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志行之美足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其為賢必矣

○厚齋馮氏曰子貢方人故所問如此夫人自幼及長知之悉者莫鄉人若也好惡無異辭則賢否宜可決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唯善不善各以類合求之於此一好一惡而賢否定矣○雙峰饒氏曰子貢之問以為賢者必為鄉人之所好今鄉人皆好之還可以為賢乎夫子見有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不免媚世以取譽故謂鄉人皆好未可遽以為賢子貢又問如此則鄉人皆惡之還可以為賢乎夫子又見有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為鄉黨所不齒者亦豈可以鄉人皆惡而遽謂之賢乎若鄉人之善者皆好之則以類從類不善者皆惡之則其志行不苟同於流俗可以見其必為賢者而無疑也○覺軒蔡氏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乃夫子答子貢鄉人皆好之皆惡之之問耳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為君子則不善者曷嘗惡之耶○附存疑一鄉之人有善有惡若皆好之焉知無苟合之行若皆惡之焉知無可好之

村曰此是就子貢鄉人好惡之論上作轉語不如二字是隨文改義非謂觀人之法定取必於鄉人好惡也○困勉錄曰大全蔡氏說最得聖人言外之意推而言之則有善者好之而不必為君子如司馬溫公之於蔡京善者惡之而不必為小人如程子之於子瞻亦有不善者惡之而不必為君子如王呂章蔡之相傾要玩本文不如二字蓋此原非定法不過謂此善於彼若後章眾好必察一察字便入微又曰百家問答問自右取士於鄉夫子不欲采鄉評者何也錢鶴灘曰夫子不欲據鄉評者以春秋多鄉愿一鄉之好惡不可必耳○份按註中善者好之而惡者不

實故皆未可以決其人之賢惟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則志行之美足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斯可以為賢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為道不說也及其

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為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公故難說

易事恕故小人之心私而刻私故易說天理人欲之間每

相反而已矣朱子曰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罅縫去處奉他

故易說○南軒張氏曰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其所說者義理而已而非說人之說已

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云云可見末二句必用合說方可定其人之賢翼註曰註公恕私刻乃約題之意耳非推原○湯霍林曰不說處不是阻奔競與他心裏自然不投器使處不是開賢路他心裏自然樂取○譚梁生曰世豈無一種易事易說模稜無主之人亦豈無一種難事難說矯尚不情之人其利害天下國家也小唯此君子小人其利害天下國家也大故夫子相提而切論之○呂晚村曰易事是心之公難說是心之怨兩邊難易相反故用而字紐對其理兩平無側重意下說之不以為道應難說及其使人也應易事又如此回互講正為事說是兩

也故說之不以為道則不說與人為善而取之不求備故使人則器之若小人則徇於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己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己則忌而惟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厚齋馮氏曰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雙峰饒氏曰說不以為道不說是難說器之是易事說不以為道亦說是易說求備是難事○慶源輔氏曰君子持己之道甚嚴而待入之心甚恕小人治己之方甚寬而責人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貴重人材隨才器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胡氏曰循

理者泰之本逞欲者驕之根君子惟理是循富貴貧賤安於所遇無入而不自得故常舒泰小人惟欲之

件說話欲傾一邊不得耳。又曰說之者窮工極巧而總不能動乃見君子之心之公然君子却不是因說之者來而打點應付其平日致知誠意清心寡欲原無可說之根在裏若有一點打點應付作用即可就此作用上取說矣又曰艾千子云看得君子神明不測亦復孤高自貴有意無意之間人能知之不能言之按註中公而恕三字君子何等正大平易安得有神明不測孤高自貴之意又曰是就與人接物上看君子小人心術之不同達而有位困而家食皆有使入人事之理不必貪大帽子帖在大臣講地說叢曰問泰何以似驕曰古人之貌必莊故曰儼然人望

言言一三
逞貪求苟取意得志滿常以自誇故常驕矜○南軒張氏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奚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知泰者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雲峰胡氏曰驕與泰相似大學曰驕泰以失之章句謂驕者矜高泰者矜肆此則以泰為安舒驕為矜肆矜肆二字包矜高矜肆四字朱子訓釋之精如此○新安倪氏曰此以泰與驕對言則泰者驕之反本乎循理而安舒大學以泰與驕對言則泰亦驕之類根乎逞欲而侈肆各隨其旨觀之可也附語錄泰是從容自在底意思驕便有私意欺負他無欺負他理會不得是靠我這些子皆驕之謂也○存疑泰與驕亦相似而不同泰是有道德者氣象驕是負才勢者氣象○蒙引曰君子之泰非有意於泰也君子循理內省不疚則自然心廣體胖故泰孟子三樂註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而心廣體胖亦是此意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而畏之但莊得自然故曰泰耳又曰泰從道德生驕從勢利出○翼註曰泰主自得驕主傲物泰是無心的驕是有意傲作的○佐案曰泰從敬來驕以肆得○困勉錄曰君子不驕不必說到謙謹小人不泰不必說到憂戚以和同例推之可見

佐案曰剛毅與色厲內荏相反木訥與巧言令色相反正為以色取仁者於仁甚遠故以此為近仁仁者一片真純剛毅得乾之健木訥得坤之貞剛毅淺淺看與上論剛毅字不同○困勉錄曰大全王氏論木無令色訥無巧言而蒙引謂訥不專謂言看來蒙引不是俟再定○份案蒙引之說似更包括玩註遲鈍二

論語大全卷之十三子路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

近仁

朱子曰剛是體質堅強不軟不屈毅卻有奮發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卻剛毅木訥四字要象思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勉齋黃氏曰剛強勁毅堅忍○胡氏曰剛毅則有堅強不已之意木訥則無巧令外飾之資故於仁為近然非論其問學工夫即其資稟而言也資稟之近若合於仁矣未可以為仁也蓋仁雖出於天生之本然唯上智之資氣命於理自然合於中和而不墮於一偏其不屈於物欲固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不溫然而和順也其不至於外馳固木訥矣然威儀文辭未嘗不粲然而宣明也若資質之美則拘於一

字亦恐不專指言也。

說統曰此全在涵養德性上論士切切惺惺怡怡只是

偏而已大約言之固於仁為近由學者言之必庶幾其全體可也○王氏曰剛必無欲毅必能行木無令色訥無巧言○雲峰胡氏曰四者天資之近仁者也加以學力則不止於近矣○新安陳氏曰反觀之則柔脆華辨之遠於仁可知矣通旨朱氏公遷曰仁以質之美者言之餘如善人有恆者皆是也然此亦是質之偏者但於偏之中得其美者焉視偏於惡者為不同也若論其至極則惟聰明睿智生知安行者足以當之○附蒙引毅兼用言即健也訥者遲鈍不專謂言之鈍也是似不能言者模樣○存疑無私欲而有其德仁也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於無私欲而有其德為近心存而不放仁也木訥則不至外馳於心存而不放為近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惺惺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惺惺兄弟怡怡

怡怡之前○翼註曰子路勇者勇則氣浮未能切切勇則疎略未能惺惺勇則立直未能怡怡故皆子路所不足○呂晚村曰陳百史云子路不足處全在涵養末二句只渾言厚德純氣溢見堂類若分疏朋友兄弟如何失題神矣楊維斗云切切惺惺怡怡六字成文如溫良恭儉讓五字拆開不得朋友二句言約旨遠按朋友二句聖人明已拆開說如何反忌分疏耶若謂推類其用不盡於朋友兄弟則可謂性情中和無所不宜又欲從而混之則以聖言為有滲漏矣又曰須知六字拆開不得此句便不是若拆開不得聖人亦必不鑿然下此六字矣即溫良恭儉讓又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惺惺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兄弟切惺則易賊恩○朋友有善柔之損○朋友怡怡則必列而言之○朱子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忤之害○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浸灌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如此方有相親之意○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氣象故告之以此又恐子路一向和悅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則切切惺惺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勉齋黃氏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惺惺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雙峰饒氏曰切切惺惺怡怡如也這是一句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當

何嘗拆看不得哉。或曰。六字下總一如字。故拆不得。然則申申如天。天如只一聖人耳。又可曰。兩如字。必須拆耶。此等論頭。皆袁黃葛真亮諸人講書謬說。維斗亦習而不察耳。○困勉錄曰。切切固屬情。意然。情意亦即在語言上見。故大全朱子以教告言之。大抵切切。德都在語言上說。而一則是言其懇切。一則是言其詳細。切切即是忠告。德德即是善道。只玩大全朱子兩條自明。存疑謂語錄說未是者。不深察也。又曰。丁卯正月。看切德內俱有忠告。都有善道。

非善人之教也。○呂晚村曰。亦可以。是急辭。非緩辭也。人言武治足以速強。而不知善教七年亦可以。即戎下對當時談兵者。上距帝王盛德無敵。中間取善人設施功效。亦字精神。益漏。又曰。若說善人。意中先有。即戎意在。即是勾踐之生聚教訓。吳起之吮癰。砥痔皆殘忍之所為。若說善人。全無。即戎意。則又徐偃宋襄之致亡也。須兩邊打破寫。此亦可。道理都。是王政設施。與後世心術天懸地隔。○份按。教之以孝弟忠信及務農。非為。即戎而設也。教之以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在所教矣。集註先只云。教之以孝弟忠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蓋必如此。乃

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覺軒蔡氏曰。黃氏云。爵有五士。居其列。民有四士。為之先。謂之士者。誠可貴也。士之為貴。何哉。以其記誦之多。文辭之工。耶。則由與賜優為之矣。而二子乃汲汲然以士為問。何也。至夫子所以答之者。不過於行已事君。入孝出悌。言信行果。與夫處兄弟朋友之間。又何耶。人之大倫。五父子也。君臣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舜命契為司徒。必先於敷五教。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則謂之士者。捨是何急焉。後世則不然。父兄之所告。詔師友之所訓。誨有司之所論。選記誦而已。爾。人道之大端。不暇講也。如是。則謂之士。其果可以當此名耶。謂之可貴。未見其真可貴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仁山金氏曰。教使其心。志習於孝弟忠信。親上死長之義。耳目習於金鼓車旗。身習於甲冑手足。習於弓

矢干戈坐作。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雙峰饒氏曰。善人即善人為邦之善人。故可以即戎。天資好善之人也。教民不是專教之戰。教之孝弟忠信。則民知尊君親上之義。教之務農。則民知重本足食足兵。皆即戎之本也。亦可者。僅可之辭。○新安陳氏曰。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教民又盡本末兼該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末也。本末兼盡。且必七年。而僅可即戎。兵其可易言哉。○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待洛。其時可矣。如云。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何。恰限七年。朱子曰。如此等也。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測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慶源

完備耳。

份按此與聖人教民不同若
聖人教民兩聖人字恐皆當

輔氏曰聖人度其時可矣蓋致知格物之極功不啻
如燭照而數計非臆度之謂也○厚齋馮氏曰古之
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
教成之節也如稱暮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
國七年之類是皆以其勢之大小事之難易時之遲
速而言非臆度也亦可以云者若王者教民不待如
此之久也善人政事不足若能教民則有其政矣雖
無速效遲之七年亦可也此言不可以不教之民戰
也○雙峰饒氏曰欲論其作為只前面說底便是春
月而紀綱布三年而政化行一世而教化浹洽此是
聖人作為久近之效七年而可以即戎比之三年而
有勇知方者有間百年而可以勝殘去殺比之必世
而仁者遠甚此是善人作為久近之效○雲峰胡氏
曰教民本非為即戎而設教之深亦可以即戎矣附
語錄問晉文公自始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
信以義以禮僅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交公加
善人一等也耶曰大抵霸者尚權譎要功利此與聖
人教民不同若聖人教民則須是七年○問集註先

作善人

只云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之
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因說向來此間有盜
賊之害嘗與儲宰議起保伍彼時也商量做一箇計
畫後來賊散亦不成行後來思之若成行亦有害蓋
纔行此便著教他習武事然這裏人是殺人底莫
更教得他會越要殺人如司馬溫公嘗行保伍之法
春秋教習以民為兵後來所教之人歸更不去理會
農務生事之屬只管在家作開要酒物喫其害亦不
淺古人兵出於民却是先教之以孝悌忠信而後驅
之於此所以無後來之害○蒙引或曰親上死長似
只承孝弟忠信意非也若不使之深耕易耨則壯者
何由得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且無德上之心而有
救死不暇之患矣何以能親上死長若不教之以講
武則民之耳目不習於金鼓車旗身不習於甲冑手
足不習於弓矢干戈坐作馳騁之節見敵未動而先
潰鼓聲一聞而膽破亦安能親上死長耶故兼言之
為是○亦可者亦僅辭善人教民七年亦未必為節
制之兵○註云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行與

法為本末新安陳氏卻以務農亦為本又是一意○存疑教之孝弟忠信之行養其心也教之務農厚其生也教之講武熟其藝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通承三意蒙引說得好下章以不教民戰所謂教亦是如此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

民也吳氏曰白虎通云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

朝則坐於里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既成藏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其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在所教矣○南軒張氏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其上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

份按善人教民七年章集註先只云教之以孝弟忠信後却添入務農講武愚謂既添入講武則戰法亦必用教可見此條只說教之以孝悌忠信尚未能完備也然此條所云亦可備一說故錄之

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厚齋馮氏曰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蓋本諸此○新安陳氏曰此章與上章未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乃承上章之意而反言之也附語錄戰法自不用教了孔子却是為見春秋時武會戰故特說用教之以孝悌忠信之意○蒙引此二章教民兼務農講武至孟子以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則只言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云云蓋講武之法戰國之君自不缺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三子路

